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二百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山西通志卷二百三

藝文二十二　記三

金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迺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草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

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睟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遽曰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為絕勝姑欵

茲以須諸文士同之予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揖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滀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為迅流者焉陰木蔭其巔幽草緣其趾賓欲休咸

曰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瀹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共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歳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鬚罥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

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巑岏巧鬬試一臨之毛骨森竪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負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廻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崗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

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淩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脩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景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辯蠭起各主其家山為勝如郭主大華劉主嵩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難不少屈王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

復來各有詩識於石午飯主僧丈室巳乃循嶺而東徑
甚微木甚茂容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
頫隘樹林漸稀澗顧非龍山比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
主僧導客以登歷嶔崟坐盤石其旁諸峰羅列或偃或
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買奇獻異不一狀北
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
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
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有抵暮乃得平地宿

李氏山家卧念兹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蜿蜒烏權白馬之端重兹山固無之至於奥密淵邃樹林蓊蔚繁阜不一覧而得則兹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於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内復有幾龍山也因覩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

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輙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兹山之髣髴云

太原府學文廟記　　趙渢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選故能卒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取士雖不一塗而學校得人為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矣太原自周秦隋唐以來控扼西北皆

為重鎮分虎符者例皆修障隧飾戈矛以捍患禦侮為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朝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教燭窮奥威震荒遐六七十年間無犬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為内地府舊有學離兵革之後蕩毁無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是邦歎館弗修但取故官舍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顔宗憲為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張公子衍為亞尹楊公伯元為漕貳二公以殿宇卑隘立建賢堂於兩廡間制度葢未廣也聖上嗣服大政宗儒尚文

明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
太原於公為鄉郡故尤以宣布教條淬勵風俗為己任
始至首謁先師見其棟宇卑陋階廡狼籍喟然歎曰是
足以上副皇朝右文之意乎乃量功命日撤故就新始
自大殿重加整飾周以翠甓華而不侈考禮為宜因中
門兩翼構為外舍各三楹分六齋又建大堂於賢堂之
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殿不數步無階陛可
以升降闇翳廹隘不堪其陋今北選二十步有奇隆基

三尺餘高壯偉麗與大殿相輝映復構屋十楹左右為
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楹講
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録之位序咸在焉講堂談經既有
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祀有器秀
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
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
林應奉王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横海節亦時修飾學
宫督課儒業學生徐壁足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鎮

以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旦興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教養之勤豈非其效驗耶嗚呼農夫耕將其獲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也必無獲今夫巍冠博帶盾袂之衣傲然遊其中者雖有瓌傑之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今貢舉之法既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疎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籠天下之俊造無

所遺矣士生此時可謂厚幸諸生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為張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歎自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叙其梗槩以告來者使勉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公孫厚士祠記　　何師常

古之忠臣烈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有殺身以成仁使

稱名於後世其功或流於管絃其事或見於方策庶傳不朽者也今之九原即古趙氏田邑按山海經云忻水東歷程侯北山下舊有采金穴故謂之金山隋書秀容縣有程侯山九域志亦載此山乃趙地禮記檀弓謂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即此又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張老有言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者武也承張老頌而歎曰得斯三者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疏曰九京即九原文

子家世舊塋地也故以京而為原今定襄東襄子陵仍存或云趙氏之塋在於襄陵乃武之後非武之先隋精道寺碑云地連三晉城帶九原盧君竊號之邦趙氏言歸之地遷史以為南并北代非此何謂焉迄今九原以公孫為里而有三社其中社猶有古塜以祠荒而遷於附路與州南程嬰祠乃九原古雙祠也亦云其墓在焉彼有仇由之藏山絳陽之舊墓不知據何而所載未能詳於此者昔趙盾專國政於靈公之時以公益驕盾驟

諫而弗聽生熊蹯胹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公以此懼而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云趙盾弑其君至景公時盾卒謚為宣孟子朔嗣之景公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成公姊為夫人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嘗欲誅趙氏至景公而為司寇乘趙氏世衰將作難乃

治靈公之賊以攻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時盾在外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以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厥許以疾不出賈擅命與諸將誅趙氏於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悉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匿公宮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

若幸而生男當立之即女也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娩身而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之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則不得復索之如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遂謀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褓匿於此山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告匿孤處諸將皆喜而許之遂發師

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也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既不能立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俱殺之諸將皆喜趙族滅矣豈知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於山中十有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惟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喝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

明德末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與厥謀立趙孤兒召匿於後宫諸將入問疾景公因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孤程嬰徧拜諸將遂反攻賈滅

其族復以田邑如故孤名武既復子為成人嬰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謀立趙後今立子既成人復其位我將下報宣孟與杵臼矣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至死而安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杵臼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扼喉而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絶以此知昔日盾之異夢趙史援占之曰非君之身乃君之子孫絶而後好誠不妄焉

開廣濟民渠記　　張元喆

國之本在農農之資在水水之為利廣矣大矣原其性之潤下功之濟物而注瀉無窮周流不息淪浹之道詎非溥哉孝子河者發源孝義之西山百餘里一水自高唐之西北會於白壁之左次南二水合流四派縈紆遶郭東注入於汾其於常也救旱之功為最郡之西南層巔崇丘屬溪斷壑經積雨支流吞并洶湧之勢洪波怒濤不下二三丈邑東卑下之田舄鹵之地變為膏腴民

實賴之自正隆二載雨不時降邑民蕪公仲禮者世習儒業宋公洪者精通筭術以積水窺管知地形高下二公慨然相謂曰今之大旱編户愁歎孝子河岸高百丈開崖穿洞流渠行水糾多工成之可以救旱今雖不及興嗣歲不亦可乎聞者忻從集工七十五公以己錢代買渠地十餘里費千餘貫就欒家里河口三處卜七月十九日啓土率衆渠長監部入役莫不相勵而樂為之導及邑之東北司馬里上下二十里中間地之凸者削

而平坎者積而坦堆阜者鑿而深之缺窪者補而完之斷岸則刳木為槽以通焉積工至次年四月二十五日落成三年月日也牛車併人力總二萬二千衆工孫奇等推舉二公作都副水頭立劵分水酹之汾渠枯骨以瓦棺葬於寺之陰會朝廷賜廣濟院二公及衆工相謂南北地八畝施院下所葬枯骨利及幽冥名渠以廣濟不亦宜乎且田之瘠者一溉之效稼穡如雲變磽确為膏腴轉貧窶為康阜此濟之廣又可知矣夫先王之治

天下也始於一夫之遂成於萬夫之川有澮以聚之有防以泄之史起導漳水以灌鄴白公引涇水以注渭民至今歌之二子建一時之功垂萬世之利寧讓前賢之嘉績也哉同導河者五仇家里王家里仙閘觀龍渠皆不就獨此渠成焉則二公之功尤有不朽者爰是紀其始末俾後世知創始固難而成之非易易也

襄垣修城記

楊丹

襄垣縣古韓州也封域弘廣殆將百里而遥東連巨鎮

北背喬峰峻巘大壑深巖多人迹之所不能至者國家收復之初奸雄繼踵蟻聚蜂屯嘯集林谷每黨不啻數千人號曰紅巾動則彌岡絡阜旌旗繽紛鼙鼓震疊數窺是邑直欲鯨吞虎噬立見虀粉於是郊邑相通舉無壁壘洞然九逵之地故闔縣之民扶老攜幼奔走不暇幸延朝夕之生實賴令尹韓公抱忠貞之節懷慘怛之愛披堅執銳爭為先登不顧矢石前攻後突若蹈無人之境用能折馘執俘殲厥渠魁遂稍稍引去於是命民

興役且戰且築寇至則荷戈而禦敵寇退則挈杆而赴工故內城不日而具因俾百姓萃居其中得保首領庶全族類其利溥哉爾後比及二年元凶羣醜雖漸夷滅尚有遺類為吾民害天會九年春韓公又囑其耆老而議之曰內城起於倉卒姑濟一時之難然地甚狹迫而不能容民蓄衆今將建大城以周其外可復許乎聞者莫不忻然而從遂經營搆畫計其貧富為之等差分部定力咸適均平故人皆踴躍盡瘁更相勸督一無偷惰

曾不踰旬而百堵皆興昔謂説以使民民忘其勞信斯言也其城週環六里三十步其墉高二丈厚二尋之半其壑深二仞其上睥睨具焉闢以四門層樓上起壯麗可觀故倉廩府庫可得而長保也神祠佛宫可得而致飾也庠序可得而開設也市井可得而陳列也居民可得而安定也編民咸喜室家相慶人人皆自謂更生之福矣嘗觀有建一橋梁以通險阻達一水泉以利灌漑善則善矣其利葢小然人可得而歌頌之矧乃成城之

功哉夫城者所以保內捍外以聚人民扃鑰土宇緘縢地維斯乃久大之功無疆之利雖著竹帛勒鐘鼎不為過矣韓公之築斯城也鋭然亡優柔姑息之心所以能興百世之利由是觀之則其為政可知也朝廷嘉其有功遂以榮遷經任迨今幾六年矣政聲流美噫襄垣山水秀異才士風流淳美又得宰平之賢政事訟理一境無虞四民安業可不善而紀之謹即其事而述之非溢美耳

潞州儒學記　　毛麾

禮經有言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以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蓋由教化之本太平之原靡急於此一日而不可廢也自封建五等之爵罷天下為郡縣承流宣化共理之效責夫守令號師帥師之官其間遵古制迹掄選賢能稱為得人享祚長永惟漢唐為最如漢之文翁唐之常袞又其超卓著見者也文翁守蜀起學成都市擇諸

生開敏有才者親加飭勵待以殊禮吏民榮之爭為弟子富人出錢求之大化僻俗學於京師者比蜀於齊魯至孝武帝令郡國皆立學遂從文翁始袞為福建觀察使初建人未知學袞大設鄉校使作文章躬勤講道與之鈞禮游饗得預習為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厥後建蜀名士輩出聲動海內二公各立生祠春秋配享迄今宗仰顧不美哉皇朝龍興太祖應天順人以武定寰宇太宗聖烈丕承卒其伐功雖誕布文德以綏遠邇而儒

學之事未遑徧舉逮世宗撫運御極猶殷高宗周宣王
懋中興之業乃賁明庶政表章六藝即京府立教養之
法合菁莪樂育人才之雅外官到任謁境上神祠首詣
宣聖文明文治寖以隆昌矣主上嗣服適追順孝旁招
俊乂用闡大猷降及節鎮同京府教養復經義宏詞制
舉添律學人試義童子念六經諸科擢等凡在選官並
帶提舉學事文風炳然將匹休三代下鄙漢唐也宗室
懿親左右貴臣比比分典大藩以明倫善俗風教是尚

前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李公領懷州節度既告致政不數月復起領潞州節度公澤之高平人澤今為軍懷支郡而舊隸上黨二除皆衣錦寵命輿論所嘉焉下車未幾千里翕然若素被陶冶稔聽號令知所畏愛矣一日與賓屬議及州學歎咨隳毀且怪其制度卑隘則知兵火之餘因陋就寡草創所成即謀重修務增廣而一新之邦人大悅前有形勢之家冒侵地土久假不歸者盡歸之鄰接相礙參差斷缺不能自安者盡願斂之

於是捐清俸請公帑助工役繪圖按式大加營建正殿中峙長廊翼舒殖殖其庭高門有伉殿次起堂以待横經問道讌談仁義中門東西兩序對爲廳事以俟奠謁之官更衣望揖至於生徒齋館貯藏庫廩一一備具莫不棟宇雄壯丹堊鮮華耽耽闢陽沈沈闔陰使望之者悚過之者趨在侯伯之國禮典之廟實爲稱矣公以提舉職事每常敓臨督勉進修曲爲誨諭豈有繼城闕之游佻達而失其業見行俎豆之禮低迴而不忍去異時

觀光應聘當有若蜀之揚子雲司馬長卿建之歐陽詹者出焉彼丈翁常衮亦安得專美於前歟學之正録上求索記言麾辱公知過作同志友乃獲貝慶斯文之亨會肩贊吾道之主盟是記可書也故樂為道記

重修廟學記　李俊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中徙焉憫其民之不喜儒術境内貢舉五六十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養士以東里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

黄夷仲題秦氏書齋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
朱紫半夫三十年間何作成之遽耶蓋不患民之難化
患教養之不至爾金源百年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
原亂貞祐甲戌春元兵上太行烈焰所焚蕩然一空丙
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惟大成殿僅存為殘
民所廬中外荒圮鞠為園蔬矣逮我侯段公之鎮是邦
也涖政之隙專致力焉去瓦礫剪榛蘙峻以環堵廢者
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嚮與

古人合昔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弟子除其繇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為一郡一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瑗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以經傳相授以仁義禮樂為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為太學法我侯之崇儒也豈獨為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州下車興學表請入

紙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孰若我侯賻求多方私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披雲處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萬餘卷上不煩於官滕元發知鄆州學生食不足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之漳源郭資善暨從姪南士人王天與割已業助之下不侵於民王羲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選生徒

開陳經書行釋奠禮人人說服我侯之來饗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者畢集髫童執禮登降跽立靡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安遠矣常哀在福建也閩人未知學不肯仕宦親加講導歲貢士與内州等我侯之敦諭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進以聽擢用時議許之賢於福建遠矣噫凡人之於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我侯一舉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能為人之所不為人不以

為迂不待請於上毅然行之人不以為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其效速人不以為勞堂筵齋廡庖湢之次儲書之室延賓之位煥焉一新制度稱其宜人不以為侈既成之後束修子衿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纓冠束袵卒出於戎馬介胄之間其亦太平之象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有拊楹而歌者曰學之邃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博雅茲學之化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其中吾道不窮

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祀學宮不才閣筆硯久矣聞其歌而詑之特書於石以俟木鐸之採焉

英濟侯感應記　　史純

汾水之濵有祠曰英濟俗呼為烈石神蓋里俗傳之訛取山石分列水從中出而名焉其實非也考之圖籍乃春秋時趙簡子臣姓竇名犨字鳴犢與舜華齊名生而烈直志比秋霜死也英靈能興雲雨里人故立祠祀焉廟無碑記年代悠遠靈異之迹難得而考詳廟之右有

數泉出於蒼崖石脚閒旱焉不乾水焉不溢湛然澄澈可鑑毫毛深疑神物窟宅隐伏於中距數步則湍流奔湧滔滔然勢不可遏惜乎地多沙潰逼於河汾不然則鑿渠改流灌溉民田濟物之功不在汾陰昭濟之下矣或說若時亢旱則吏民祈禱無不感應加以隣道之人亢陽愆歲則不遠千里扶老攜幼奉香火修禮義俯伏祠下恭虔請水起之之時到之之日無不雨足是故一境之內隣道之民莫不仰賴舊廟臨汾流而靠諸泉宋元豊

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汾水漲溢遂易令廟邦人祈求屢獲感應守臣數奏領賜廟額曰英濟侯迄今載在祀典而廟食焉英濟之名蓋取生而英靈死而濟物故也里諺云歲無怪風劇雨民不殃癘穀果完實皆神力也按孔子家語孔子至河問喟然歎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犨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然後從政及其得志也而殺之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

漁蛟龍不至其淵覆巢破卵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遂還轅作槃操以哀之孔子大聖尚當時而賢之况後世乎今縣境有竇城距廟二十里通德鄉則神之故城舜華廟在交城明其二大夫皆河東人舉無疑矣大定二年僕被奉恩命叨領是邑承流宣化非所長也到任之初但仰禀大府約束遵奉教條而已入夏以來雨澤愆期下民皇皇幾不聊生士人祈禱竇犢而青天湛然烈日如焚驕陽馳驟旱氣轉甚左右曰子為邑

長此有靈神何不祈禱而豈忍坐視生民之斃耶遂率吏民於五月二十日恭禱祠下焚香奠拜禮未畢而奔雲湧霧蔽蒼昊伏光景遍湍山谷須臾雨澤雱霈比及還城三十里間如綫不絶抵暮猛若飜盆拂旦則天氣廓清雲收大野由是嘉穀奮興根葉潤澤引莖拔穗不失時宜萬姓熙熙歡聲洋溢於郊甸何其神也此蓋府尹相公賢明愛物感召和氣上動穹昊致此休祥一路霑恵僕何人哉預此盛事噫賢公賢大夫也生而德及

於民歿則康濟於物宜乎億萬斯年廟食於此矣靈異之事若不刻之堅石恐歲月寖久寂滅而無聞僕業不在文故博採輿説顯應之跡實而録之

晉先軫廟記　　趙揚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然則臣之道固不易乎盡智竭忠匡國利民生樹鴻勲歿享元祀此在畎畝時所矢之素心也即未盡智竭忠匡國利民偶一眚之微末之能補一旦臨難奮然不顧棄千金之軀示後世為臣之

戒其身雖歿徒有忠貞之節峻不可攀是豈為臣之本願哉不得已也春秋時晉楚齊秦更覇皆以得士則昌而晉所由興時有謀臣輔佐之力城濮之戰走子玉猶賁育之戲嬰孺由是始成文公之霸殽之戰擒三帥若狐猫之捕鼠由是克大襄公之烈縱横妙用不差毫釐皆先大夫為之謀主也當文公初霓襄公嗣霸秦師伐鄭取路於晉大夫不忍其侵軼發卒以抗使匹馬隻輪無返者襄公聽其母秦嬴之言釋三帥大夫朝而問秦

因公曰毋命釋之矣大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厥後秦卒用孟明果有王官之勝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及敗狄於箕師垂勝矣大夫念昔常違禮於君意以為君之恤我惠不加討我何面目以處孤趙之間況後世必以我為無禮於君之人與其含羞而苟活不若敗狄而殞猶足弭難利國死且不朽也遂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憐之歸其元面如生此其梗概也嗟乎人均一死

有輕於鴻毛有重於太山何哉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耳箕之役大夫不復命葢知死得其所也襄公之釋秦囚猶解猛虎於陷阱此謀臣策士之所痛惜大夫進而諫之既不及退追之弗逮感發於中不得伸乃不顧而唾以招違禮之愆尚以取死然死豈大夫之本願哉比夫荒唐之人事君一不遂其志則腹誹心恨靡所不至而事勢既專嬿隙隨搆三家擅魯六卿分晉流獘之極至有遠棄桓文之功近希曹馬之跡者孰重孰輕宜乎

芳聲義烈傳千古而無愧也箕其土之人迄今仰其遺徽廟貌而嚴敬之俾血食不絶余叨守是郡年七十有三將脫簪而還其山之陽徘徊祠下感慨不能已遂援筆述其行事以為之記

汾州昌寧公塚廟記　　張守愚

天有五行水為之長水之為用大矣哉極天下之信善利萬物而不窮茍失其信亦能害萬物至於懐山襄陵下民昏墊當其為害時聖主在上用能俾乂故自五帝

以來有水官掌治之少皥之裔孫昧為玄冥師玄冥乃所謂水官也昧為之長昧之子臺駘臺駘能嗣其官業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顓頊嘉其功乃封之汾川厥后有沈姒蓐黃四國世守其祀而不絕至春秋時晉主汾乃始滅之子產是以謂臺駘汾神也良有以焉寧化縣郭西南二十餘里有定河村村側有小丘左汾堧右谷口高且尋仞廣殆畝餘上有叢祠古往流言謂為臺駘墓王汾神而土俗雖承傳之久亦不知所以然又不

喻建祠之由第以土地神視之故其祠宇稔為風雨所
敝莫之省也今按縣境處汾水上游實太原之域昔臺
駘業官於此受封於此其生也既有功於此而死乃瘞
於此不其然乎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
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及夫日月
星辰山林川谷丘陵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若臺駘乃勤
事禦災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之族也禮山川之神水
旱癘疫之災則禜之說者謂祭其先世主山川之神非

獨祭山川之神也明昌五年州得任從仕爲判官任諱
知微博聞之士也因悼徒俗顓蒙瀆神之祠乃追討圖
誌以春秋傳考證之𠩄厥事迹知其昭然不紊爲神之
墓神之廟矣乃與儒士史世雄宋鈛取舊圖經參較編
次增補其闕具載以事以示鄉人由是民曉然知所敬
在是乃相與修廣舊祠闢其堂堭易庳爲崇延袤兩序
增爲周廡蔽其陽門益之東西偏至於塗墍瓴甓繪飾
之屬煥然一新仍得任公所書故事封爵廟號榜於題

龍負符簡而投於洞中嚴禁樵採仍封閉洞門以絕出入前舊有龍祠不能究其建立之歲月有杜師者修真士也於洞側起圜室而居已數年矣為人所敬信欲重修殿宇與其道衆謀之計財無所出鄉豪李敬等皆輕財好義即贊成之於是富者施財貧者助力匠者輸工故築室採木畚去鍤來蜂攢蟻聚役畢舉而師未嘗出其堵不踰年而殿宇繪飾一新予友人李師謂予宜記其事故謹述之太和四年歲次甲子冬至日立石

重修天慶觀功德記

元好問

吾州跨西岡而城岡占城之半是為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塋直謂之九原水經謂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宇率無以稱故以廟學道觀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為唐七聖觀蓋天寶八載玄宗親謁太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宫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列侍

左右杜工部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之句為可考也七聖云者必
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為七則此觀其起於代宗朝
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存知為數百年物人
以骨靈光比之玄元像摶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
人之像耆舊謂出於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
微宫天下所同則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以七聖為
額是斥名矣是以七為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

肯以七為斷乎意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輙改名之耳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晉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筆之書於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為祖起祠殿於玄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厨廊廡過唐舊之半見於冉宗閔明慶記及杜岐公衍列仙亭題咏者如此宣和末金軍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化大行土

木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
殿於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元之舊此
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館內道士
守冲爲予言兵荒之後所居無尺木寸甓之餘先師撥
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
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
慨歎予年邁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
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觀異事每歲

二月望道家云是玄元誕彌之日及期有鶴降此多至十數少不下二三州人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既至翔舞堦庭了不驚畏黃冠千里來會者頂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余兩見之將亂後鶴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為比位置爽塏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蔽映牕戶幽邃屏障几席剪焉無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子文之筆札孫內翰國鎮之文往往傳在人口能知雄水壁極風

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遂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為河東名筆皆遊人過客之願見者食指既重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為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灑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王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履出遊路人為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遊皆州里名賢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

陽臺宫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為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謂守冲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令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譔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况於平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謡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為真元故事其詞曰胎僊之來兮馭者誰金枝翠蕤兮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

馳渺翩翩兮煙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子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嵩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憶忘歸趣雲裝兮莫予違明年貞元兮與子期

創開濤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於教館劉浚明之深交以濤水新渠記為請曰濤水之源出於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峙遂

為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横山為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為可興故常興之由宋爾朱氏而下凡三人焉爾朱丘村人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其鄉後家之僮僕欲從忻口分支流為渠鄉之人以是病公為較息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於興造復以渠為事開及向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於曖昧甲乙勾連無從開釋役夫散

歸至以水田為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美率鄉曲大家按
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揆度以先廣
威常與齊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恊助
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
頭嶺西之白村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
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及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
之老幼欣快驩呼動地出乎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
垂示永久幸吾子之留意焉余以為立功立事必天時

人事合而後可然繫於人事者為尤多曩余官西南鄧之屬邑多水田業户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迹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言之夫水在天地間為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乃天地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贍足以侮文法身恩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為不平以不爭為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

共事者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胞合彼已分利孰為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遏皆壯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於必成況創始於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無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強也故能立天下之便惟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克之闕輔之三白襄樊之黔驢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

巧於用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鍤投袂隨為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於貿遷之術旱暵為虐乃無以療之求象龍候商羊坐為焚尫暴巫禳禬家所誤縛手困窮咎將誰執方侯之落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淨綠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入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霑一鄉蹔勞而為無窮之利若李侯

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非特滹河
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
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邱隴特沮洳之濼而已若能
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於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内有
限才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渺然多倍晉溪之十惜無大
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
然有感於中故兼及之侯名于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
當補官州牒已上吏曹矣新令限至朝請大夫乃係班

廣威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豳州酒務使侯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元

棣華堂記　　郝經

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盖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乃植棠於庭名曰棣華取詩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稚

比次以序抑然有禮熙然有恩而燦然有文無鬩墻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其親國人慕其義道為人師禮為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服㫺室殆十餘人聚則隘諸堂退則逼諸庭於是有别居之議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為是何以為訓終吾世使子孫任為則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人以為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於許洛之間獨先

君以經北渡居於保以有弟妹孫子而郝氏不絕陵川故居獨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胄穊穊簡簡復其初之盛乎已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於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為茂異汝兄弟其興乎故作棠棣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茁彼本枝是聚茲堂棠始有華實大吾家玉崑峩峩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華韡韡有衿青青突决棣焚鞠為荒榛棠華弗凋中堂獨存鶺鴒在原兄弟

急難遥遥空堂歸彼高寒鴻雁於飛哀鳴嗷嗷郁彼先塋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尚當敬恭況兹庭實祖植父封為告鄉鄰勿戕勿剪庶幾遺陰本根不斷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兹堂道路是傳越千萬年

文水龍堂記　石為楷

文陽之邑古號平陵在春秋則本祁氏之田當炎漢則迺大陵之縣至隋開皇更為文水蓋西谷之水其水多文因以名焉地貫七鄉民踰萬戸土膏氣秀財豐俗淳

西山横列而壯其形勢東汾環流而為之襟帶風物繁華英豪間出製此美錦無非匠才是以朝廷命耶律公宰之豈意驕陽肆虐甘澤不霑歷禱名祠弗獲靈應公曰文谷之河出於名山豈無神龍主之吾將禱焉迺率僚屬吏民至河之濱陳牲酎酒而祭之曰今旱既太甚人不聊生如縣令涖事不法臨官不職神降之咎無辭焉且邦民何辜耶況鬼依人而行禱於神而神不聽其將時依請三日為期如能霈澤當時設像以答神休其

或不然是神無靈於人矣不三日雲蒸於文谷之源微風扇而條不鳴輕雷動而雨乃作若遠若近既霑既足重生草木之華佇見豐登之慶於是百姓懽忻一辭播美因建廟貌用報靈恩卜地於文谷之口開基於西山之阿芟茅啟土偶見舊址長廣縱横黙符所料獲金渡古錢數十形模差大篆文不一異哉徵應有如是焉將以為垣愳乎闕塹忽雷震崖崩石皆碎烈楞角方正如出範模墉壁既完靡有餘者其神力所助昭然可知矣

弗勝鼛鼓不日告成廟宇一新繪塑克就儼如在之貌嚴可畏之威厥後百里四方有所祈求靡不獲應嗚呼非公精誠致祭何以動神之靈德耶非神應期錫雨何以長公之善政耶宜乎福蔭生民血食萬世不絶矣為楷旅食鄰封竊聽輿議輙紀其實畧之將來俾後賢知至誠感神不誣矣

霍州新遷學記　段成已

自京師至郡邑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夫子為先聖郡守

邑長徧天下得以通祀古也兵興以來廟貌盡廢人襲於亂目不睹瑚簋之儀耳不聞絃誦之音葢有年矣國朝開創復儒生之家以勵天下恩至渥也而四方之遠民未盡勸訟未盡息餘風遺俗狃於舊而未盡移易者何哉人不知有學故也皇帝臨御天下庶事皆有條貫越明年分置學官有司以治道先後之不同故郡縣之學或有興與未而霍之為州又當河東南北兩道之衝在職者簿書期會之隙奔走將迎日不暇給其於學尤

不易議至元二年夏四月韓侯輿來典此郡下車按國之故謁先聖於廟廟學遺址莽為瓦礫惕焉而懼蹙然不寧退即公堂會同僚徹爾布哈侯敏珠爾岱暨諸郡吏共商畧建立事衆謀僉同如出一口會大府以府掾分屬諸郡以戒不治知事喬君居郡為霍吏目始至申前議不符而合初進士張國維營葺累年勤亦至矣未及次第而卒訪其遺材僅得三四而棟梁柱石之用尚有缺焉相學之舊卑陋狹隘不足以竭虔妥靈廼卜宅於

舊學西北豐衍端夷其宇神甚宜命工葩焉得地廣三十舉武其袤倍差樹表定基各有攸當以諮於故老故老罔不悅以復於方伯方伯稱其是迺共分廪食以濟其闕徵庸僦工人競用勸功未訖賈侯來代徽里伯喜事之集以不與始謀為歉贊其成愈力歲丁卯冬十一月正室成栖神像中配以顔孟十哲廟貌隆峻觀者快然而師儒之室講肄之位其餘材猶足以卒事迫於忌期以遺來者喬君以三侯之命來謁文予以久病為解

而請益堅廼諗之曰子產不毀鄉校於鄭訖春秋世鄭不乏之為禮義之邦丈翁興學於蜀以蜀之鄙夷其材與鄒魯並而號稱易治子產丈翁之政美矣使後來者繼之亦如賈侯之代於前增而築之恢而大之他日俊民之出禮俗之成其亦知所自矣此不可以不書至於施地施財力其厚薄之差俱列之碑陰以見霍人嚮道之漸

重修汾東王廟記

弋彀

書於望秩於山川祀之有品秩所以報功崇德正人心
實國家之大事聖王之所重也是以天子然後祀天地
諸侯則各祭其境内山川百神丘陵墳衍及聖賢之嘗
有功有德於民者故五嶽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
視伯子男其或品秩之不同尊卑之雜糅則雖粢盛豐
潔牲牷肥腯神其享之乎王始封為唐子燮更國號為
晉文王之孫武王之子成王之母弟生有手文之徵幼
承剪桐之封蕃天啓之也故箕子曰唐叔之後必大歷

世四十歷年六百其間賢智之君繼作如文侯之復東周文公之霸諸侯獻襄公之啟土平悼之好德所以藩屏王室而潤澤生民者不為不多則其奕世之血食於此邦也宜矣古無原廟制今王之祠於此者是其後世子孫以國號因晉水而為之耶抑邦人思其遺恩餘烈而為之耶按晉陽志載魏書地形志云晉陽有晉王祠然則王祠在此其來遠矣自晉天福六年封興安王迨宋天聖後改封汾東王又復建女郎祠於水源之西東

向熙寧中始加昭濟聖母號則其品秩既明矣王殿前百餘步為三門又二百步許為景清門門之外東數十步合南北驛路則廟之制又甚雄且壯矣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當聖母殿門道而東制三門焉王之祠日就頽圮而弗修祀事廢墜而弗舉因循逮於兵後眾政惟求山水之樂而向之尊王之意邈不知省可勝歎哉總管李公由山西兩路宣慰使承特㫖來殿是邦牒訴之餘講明典禮修舉百神之祠如李晉王狄梁公墓臺駘

孤突實鳴犢諸廟悉為完護以謂王之廟制尤甚委靡而特為釐正之禮也加之中書右丞張君勉以興滯補弊之語適與公意合遂敦請道者班公守中住持以圖完復之漸即以其事具奏天子嘉其意特降優詔仰加營護仍諸路掌教真人張公以劄付令提點廟事先是殿宇摧毀神位廹窄廢壞皆補完而更新之內外列以宮侍御大夫武衛如王者儀又創寢殿於其後又志書載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水以灌晉陽後人因之蓄以為

沼池西除山枕水為祠齊天保中大起樓觀祠西山上有望川亭祠中兩泉北曰善利南曰難老皆作亭以庇之祠南大池西岸有流盃池池上曰均福堂堂後曰仁智軒其南曰湧雪亭池中島上曰清華堂亭曰環翠邦人歲時行樂者甚彩儲香火之資以為祠中補葺貲然則景清門之北為遊觀之所者甚麗且幽敞矣今王殿之外雖未能盡如舊制誠能纘承公意營葺不已足為他日克復張本一日公語僕曰廟制之槩略見端緒將

文諸石以志其梗概使人不忘前賢之功德知祀事之有品秩尊卑之不可雜糅聊以明典正人心以為風化之本僕曰此固有益於人者多矣敢不承命遂摭拾前說之可考者而粗書之至元四年建

梁公祈雨靈應記　張翼

雩而請雨旱祭也按周禮地官則有供雩斂之人教皇舞之師雩祭之名始基於此故傳稱龍見而雩及仲夏之月命有司所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

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雖曰帝尊而百神次之反以山川百源為所祀之先者何哉葢以二氣良能天地功用流行於其間而能出雲氣降時雨潤澤羣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牲殺不同珪幣各異順薶沉之類嚴備物之享有天下者秩而祭之諸侯惟及其封内自秦漢而降因革既殊非復古制將有事於山川者或遣官而攝之至於守令之徒適有水旱之災許以通祭其來遠矣今

慈距平遥之南有所謂超山者崗巒起伏形勢聯絡東西與麓臺抱腹諸山對峙獨慈山為最高路轉峰廻林壑深秀望之則鬱鬱蒼蒼翠光接天晨煙夕霞燦若畫本往往騷人賞客登臨嘯咏窮日而莫能去焉山之麓初有百福禪寺東有靈泉其上立祠祀之或謂雨賜之徼無禱不應宋宣和初天子以應潤賜額由是名益著聞其或雨澤愆常禱祠者相望於道路今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梁朝列其父自天朝草命攻城畧地

為國虎臣績紀太常勛藏盟府逮至伯叔兄弟佩金符者凡六人其子孫列職郡縣者秩相屬也鄉民受賜餘三十年其惠政遺愛英聲茂實表表然著人耳目者未易縷舉朝列公當中統壬戌之春初仕為平遥令夏暨秋旱甚公歷禱縣界靈祠卒無所獲有以應潤為言者乃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雷礮電明香火未收甘雨洪注均洽縣境於是和氣充盈抃蹈布野賀者輻輳咸謂我侯非神無以享其誠神非我侯無以表其應侯謂古

人禱祠其或靈貺不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不敢以居其功今也合實不德殆偶然而雨過歟抑神矜我民而致然歟是皆恍惚而不可復知意影響之報恐不如是之捷也衆復曰古人有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者是皆誠之所感侯復又何辭焉既而秋乃大登遂相與報祀於神周覽祠制俯仰太息以為瓦老木腐上雨旁風無所蓋障且念比年以來水旱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因其故廟悉易而新之明年會吏官制遷除於外

者凡十九年至元乙酉之秋由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滿以歸一日特謁祠下乃捐餘俸繼欲增廣之遂命安君文美相里君德董其役時旁近之民與邑中好事者翕然相率以助貲先建東西兩廊後葺閟宮前立獻殿不三月而成復以丹青潤色於神像於是嚴其扃鐍以時啓閉使褻味燕器莫敢溷瀆於祀典罔不懔然知所畏敬竊惟宣和之初朝廷賜額褒崇之意實自邑宰余君與郡守周侯啓之洎金之大定中蘭尹嗣吉

寇丞居慶俱以禱雨有應而能尊明靈作新廟令刻石俱存況我侯涖官一出於家法方其初仕有仁民利物之政令猶頌之如宰介美則立縣學以勵風俗開渠水以溉民田及代縣民陳五事並舉之詞以不得保留為恨如同知於懷孟於郢州俱有治效及提刑獄於兩廣四川雖在炎荒僻遠莫不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已任用是聲聞於朝除朝列大夫侍御史行雲南諸路御史臺事後之封拜未易以淺近量也由是觀之則事神

治人之道可謂備至矣鄉人合辭以記爲請義不可以
不敏辭嘗本其地之始也虎豹踞而龍蛇走陰樾萃而
禽鳥樂霜露之所蒙翳狐兕之所竄伏方是時安知有
應潤祠耶今也化金碧於驚泉恠石之墟以爲鄉人祈
福之所每遇嘉辰令節時和歲豐有絲竹管絃之聲游
賞於其下則山川之盛風物之美登高作賦弔古書懷
宜其覧者自得之余惟春秋書法喜雨憫雨皆曰有志
於民者也自祠之立於數百年之久是邑非無令佐每

經歲旱請雨而以愛民重穀為心者獨此數公而已是宜大書特書而屢書之俾後之為政者將有所感必以侯之心為心則民可得而治神可得而享矣又念丹青所以昭神像也丹青有時而渝廟宇所以蔽風雨也廟宇有時而敝後之興廢成毁皆不可復知獨兹山之神與泉之靈同宇宙而常存民托靈芘宜血食於無窮焉於是乎書之以為記

黎城縣重修宣聖廟記

權秉中

天地吾知其不毁也一德不修則裂日月吾知其不喪也一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不壞也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不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流萬世而無窮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淵源濬而流派遠者也三才五常為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為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為淵源不亦濬乎孟荀揚韓為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日月山嶽河洛間亦有裂有缺有崩有竭聖人之道大中而易行至正而難犯萬世不可

易故無虧焉後世有天下國家者崇其道尊其教宜乎歲時致祭永永而不絶也韓文公云自天子至於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耳然社稷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祀事巍然南向哉郴郴州亦言夫子之祀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無以侔其大也由此言之自生民以來信乎未有如孔子者矣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惟承流宣化者崇其廟以恢其教斯可謂達其

本者也黎城南門左舊有宣聖祠金大定間昭義軍節度使李文簡公宰是邑廟宇視他邑為最鉅兵革之際焚蕩殆盡踰三十年至國朝己未年縣長趙思忠訪廟故址築以繚垣而無朔望拜祭之所中統建元先伯父鳳喦君主簿事為屋三楹春秋釋菜焉厥後涖縣者漫不加省迨至元十年冬磁州倅劉渥來尹於此下車即慨然有修廢之心越明年政通民和乃謀諸僚吏暨鄉先生鳩工募材庀徒蒧事以廟故址偪促稍徙於後簿

尉姬紹榮董其工役不一歲而廟成高敞爽塏令人望而生敬乃塑聖人及十哲像冕珪珠旒悉用周制鄒兖而下從燕居之義翼侍左右方經度其餘秩㴩弗克就銅臺李琳代任思繼厥功洎同僚穆爾布哈温庭瑞築建大成門餘亦闕如也三十一年春達嚕噶齊額森圖力圖興修同縣尹成簿尉馮集邑之二十二社長相與計工度木為周廡為講堂為齋舍為應門為諸生肄業之所凡七十二楹又繪七十二弟子配享漢唐以來諸

大儒從祀焉今年夏余受命過里拜先聖先師顧瞻其禮殿巍巍如兩廡翔如門楣閎如講堂邃如齋舍潔如基砌縝如目擊其美而心豁然所以為美也竊惟我國家混一四海崇尚儒術詔諸路府州縣邑舊設廟學書院損壞隨即修完為首令者往往榛蕪不治今吾邑前後為政者皆能謹庠序之教時時踵修之上以副聖天子恢張文治陶鑄人材之意下以使鄉閭後進蹌蹌濟濟習組豆揖讓進退之禮益知王政之大端承流宣化之

達其本者也余里人也幼受經於斯百廢無一舉今拜
廟於斯百廢皆一興熙熙聖化中不知手舞而足蹈也
故摭實而樂書之元貞元年秋九月望日記

藏書樓記　　許有壬

聖人之治天下以教不以政蓋教所以為政也使契為
司徒教以人倫堯之政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三代
之政也其有不及則有以濟之故不帥者移之郊遂而
夏楚二物以威之甚而至於用刑以弼教則曰士制百

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是古之為政未始不本於教也是故納民於孝弟忠信而躋世於太和世道既降教與政殊不本於民心倀倀乎事為之末先之以簿書期會繼之以獄訟榜笞先王之所以教不泯者幾希治不古若有以哉皇元紹百王之正首務教民日月所照莫不建學分職守之餼廩優之長吏主之風紀勵之而所以教之者何哉亦曰先王之道而已先王之道存諸書教之之具未有舍書而能者也然郡邑率事虛文屋守傾

推尚不加省而所謂教之之具蓋無幾焉教化不行職此故也黎城有學歷數政而茍完學者苦無書白君譙來尹歎曰市肆則有貨也庫廩則有藏也道宮梵宇各實其書曾謂明倫之地反不彼若耶於是直堂之右作屋六楹重霤架空樓出其上材良制工既崇且堅首出已書以倡吏民又規金息贏鬻經史子集共四千二百二十七卷插架充棟秩然炳然來謁予記予惟聖朝涵育陶冶舉善教不能唐虞三代之所以為政者不過是

也白君又能祗奉德音學不虛設而充之以書知以教為政矣承流之賢者也遂告夫邑之人曰夫子聖人也其學亦始於觀書今邑之士有書而讀之矣必得之心必有之已明善復初業精行修出而為良才薰而為美俗俾朝廷之治不愧隆古而尹之期於吾士者庶幾無負故予樂為之記以待其效焉囘俾斯樓徒為邑之觀美也

重修風伯雨師廟記　　毛鐸

河中屬邑曰萬泉近邑之山為綿山山東南之巔有古祠焉祠下有臺曰崑崙者耆耋相傳漢之建武九年光武親幸登是臺而祀之因封之曰風伯雨師之祠敕修其宇梁紀泰和七年重修焉大德壬寅坤輿大震以神異廟宇秋毫無犯廟之歳月綿遠上雨傍風神棲不安廊廡幾壞萬泉縣張德明倡衆而理之大德丁未同社衆管材耆老募工鳩役朝夕無懈親臨鑒督其事衆以舊制之隘欲擴而廣之命工平石以鴻其基築之登登削

屡馮馮為棟五楹廊廡香亭蛟室龍宫水府之吏雨部之神息烹之所侑樂之廳咸各有秩儼然人望而畏之其衢路之湍停石遏者決瓦木之腐爛圮壞者徹門宇之傾頽荒廢者設赤白之漶漫剝落者潔輪焉奐焉為之一新經始於大德十禩十月落成於至大二年某月近祠居民之井祠右以神祐二泉湧出名曰雙泉其泓澄渟滀冬夏未嘗有涸可飲數千室祠跨綿山之陽其地尊大高明山勢異奇杉松栝栢參天蔽日木蘿松鬣

罥人衣袂莫之敢剪伐者神之感應若桴鼓然語神之德法天之令敬民之時燠而燠寒而寒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東皋南畝百穀用成民獲其養也語神之威麾馮夷令天吳驅蛟龍鞭鼉鼉電光灼空而火鏡飛霆聲震天而氷丸擲天瓢一滴下即滂沱溺邱墟没桑麻民被其災也民依神之威德旱則禱之水則禱之人疫則禱之其應也如影響歲時致祭數郡畢至疇敢不祗若神之靈應陰隲於民朔望香火春秋豆籩世享其祀也宜

矣余去歲重午拉友來遊日輪停午旱景炎炎人疲馬倦塵滿纓汗浹背登臯門而憩汲雙泉之流一酌而滌唇吻再酌而清肺肝炎蒸坐消怳然洽雲之秋也松風灑面嵐氣逼人襟袖毛爽骨清盤飧共享壺酒同傾獻酬交錯一觴一咏雖無孔北海之尊罍謝東山之絲竹亦足以適野興快幽情洗闤闠之塵坋耳遠目所及而中條諸峰若相連絡川原村墟隱約微茫蒼林翠阜蔥菁蓊鬱分畫條布歷歷如畫坐致於几席之間固可尚

也朝煙夕暉晦明萬狀和風佳氣融洩動盪四時之景無窮遊人之興不已登臨眺望長嘯浩歌樂而忘歸彷彿不忍去也已而樵夫唱晚收笛横秋牛羊下來日之夕矣欲緩轡式微切有所感嗚呼歲月忽忽人生易老余日昃之離騣騣晚景齒豁而廢嚼足趺而方步有重遊之心無重遊之日良辰好景不能久賞可勝歎哉今也時和歲豐民庶而富可以敷詩書之教申孝弟之義變澆薄之風為淳厚之俗崇揖讓息紛争出作入息耕

食鑿飲老有所終幼有所養庶乎康衢之下復見含哺而遊者鼓腹而嬉者擊壤嗚嗚而謳者帝堯之遺民也伏願吾君之壽兮南山吾國之安兮石盤黎民同享太平之樂兮不飢不寒適愚臣之素願兮誠忭而誠懽

重修中鎮廟碑記　　劉祁

九州皆有山必以其魁碩偉傑者為鎮謂其能蒸雲洩雨障蔽固圉係民望而安地德也故其神必廟其廟必爵有天下者以時舉禮典遣使薦享祀文自製維謹所

以崇祭祀之儀昭誠敬之道交於神明以祈景福周禮
職方氏載九州之鎮山在揚曰會稽在荊曰衡在雍曰
華在豫曰嵩在兗曰岱在青曰沂在幷曰恒在幽曰醫
無閭在冀曰霍名於後不可易惟冀據北方地最廣邈
河東尤稱山水之雄而獨以霍為鎮意在其巍大隆峻
深厚廣博子諸峰而孫羣埡其氣象有以冠境內余嘗
見晉人談其山跨趙城絡洪洞瞰平陽而萃秀於霍東
北橫壓汾流根與太行接遠而望之如亂屏如列壘忽

巖崒嵂撑九霄納三光岌岌凛凛掩歴山而呑姑射矣神之廟侈於唐貞觀間歴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王曰靈應起唐開元迄宋政和益著廟享以時祭不少缺邑人奔走奉事儀物爛然其靈應隨感而有益不可殫記金貞祐之亂河東河朔名山大川祠神無不灰燼瓦礫一空而是廟也巋然獨存可謂異特然其年深歲久摧頽罅漏日就湮廢里翁邑士跂聆齋咨是則崇飭汛掃之力其待人歟惟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侯

禎一旦謂其府官張仲良曁僚吏曹經曰茲吾鄉標準望四海所知而坐視荒寂顔實有以靦遂乃發財募工相與經營由是達官貴人及浮屠道士之有識者同聲趨應風動雲委輦木於山陶甓於地市丹碧於四方喘汗供給莫之敢慢葢經始壬寅之四月迨仲秋功畢於是椽之腐折者完瓦之缺碎者易壁之傾圮者朽棧之雜駁者一華榱文柱煥若一新而神像儀衛整整生氣若欲起立者邦人過客瞻拜奠酹加肅而山之雲煙草

木亦皆改容動色蔚乎為一郡之光亦可壯也時余安陽聞之未得一謁而李侯書曰今茲廟事告成鄉人父老皆欲刻文於碑誠得吾子筆為章繫官戎行不獲走請於門吾子圖之余謂舉曠典修廢事奠神祇崇祭祀非常所能也自侯少年騫躍臺省出而贊謀帥幕以才氣聞一時今為此舉甚偉其府帥僚吏皆知為政佐長之道合心叶力以成其事皆可嘉廼直書其始末且為之詩以刻之其詩曰奕奕霍山冀州之鎮南臨澤潞西

界汾晉崔巍磅礴雄峭巉嶙草木蕃滋雲雷奮振倬彼
神廟有國所修腯牲馨醪以薦以羞迺興祠禱迺事觀
遊冷風甘澍一方陰休時危世季祀典莫舉木老瓦腐
不可觀顧鄉人興嗟無力完具惟神鑒茲亦不以處卓
哉李侯倡率經營扶傾補頹半載告成麀幢鮮麗圖繪
精明萬民瞻挹鬼神亦驚里閭父老再拜告泣自今以
往神來血食吾兒得耕吾女得織歲稔家安皆神之力
奉承祭薦無怠無嬉何以示後刻文於碑茲山之久大

地與齊兹神之廟與山無移李侯之名亦廟隨之千秋萬古神之聽之

山西通志卷二百三